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題跋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鈔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出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真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

余謂竇氏三少足以勝王氏之多他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升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升伯林天初筮主靖安簿辱受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王與忠定相君同館升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宋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堯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然赴告於升伯文

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于縣尹有憾于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某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升伯大適在兵中先馳砮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楊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耳乃托菊水以自神冀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

膾炙人口近時番馬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語菊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乎抑為韓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為菊以遺憾

跋艾菴繖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歷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諫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然謂其挾命令以籍

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繖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繖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他舍人遂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艾軒外孫也他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鄉人芥蒂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



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  
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  
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玉魯  
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  
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視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  
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數數鬚而下一  
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  
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

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  
中竒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  
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易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檄  
軸相及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一學郊島  
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  
者開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  
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

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  
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慘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  
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  
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  
况讀之終卷奇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僂去里中學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  
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  
紙流落人多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  
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

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奇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  
一百十有五字先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  
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爽家弟子必高  
師一着豈惟爽哉逸少衛夫人子弟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  
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歎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與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  
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仲謀矣然  
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克賦唐以後諸科皆  
廢雖有魯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跖則混為一區



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  
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  
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於實齋王公、勉以孝廉二  
字孟芳歸以示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  
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騖志於其  
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庶自簞食  
豆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  
芳勉之他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盍脫籍矣有余伯答

筆法極高請紀克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於余嗟夫余之脫籍  
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答余欲紀此將不勝其  
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秀之異者莫不登宓賤  
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  
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  
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  
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  
龍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群從定交文字又一帖

云家弟不採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  
惟善可以素後惟學可以元宗余於二父無能為後矣耿氏齊  
世忠義由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  
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在君乎德輿臯之子  
也羣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  
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  
以仁立國以禮義庶耻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於刑或冒於  
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

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  
執臣既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  
臯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  
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禘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  
訓庶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  
亡此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語言  
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而累數百  
言十止費一二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  
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  
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  
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  
寡要之訛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  
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遠  
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  
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後出不能廢也昔桓  
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為稽古之

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輟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  
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  
以布衣講通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  
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特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  
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  
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于世  
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  
呂君一日携亡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棋

楚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  
之氣如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  
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已生年月  
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相忠問相  
於張懌懌不答大怒曰富貴屬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  
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  
且怒君言福余未必喜哉姑書此附于晦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君示余行卷篇、  
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毆民功高蕭張單于

以闕氏解東胡智在姜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  
詞意俱到乃至見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  
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少哉卷中五  
言云秋風馳卧急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亦足悲慨七言云十  
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安帖排暮之力演雅六言  
云布教不稼不穡巧婦無得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終締匪來貿  
絲又云螺贏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兄弟閨蟻滕薛爭長狎鷗晉  
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  
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袁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蘄  
州者司直字敬子世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  
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矍鑿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  
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椽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  
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  
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耻表襮惟詩  
亦然追懷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  
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椽盍鉞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余嘗為賦詩後又為作跋焉

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  
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質力范無宋之才思范  
有游勉德潤諸名人為著語宋僅寶藏臨川魯景建一序而已  
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  
且憐然憂宋君營柩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  
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謚甫尤知名  
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  
蓋謚甫之群從年少於謚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

兄弟致盛名其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微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牧輩嘲海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蓀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佐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

游合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岷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焮詩卷

歛郡趙君寄余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白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若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亦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康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礫水仙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尔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難疆而今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曰多  
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  
劍如晉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  
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  
或侔杜蘇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  
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款乃魯山之于為于是也推  
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  
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他日觀窓前之春草撒座上之虎皮  
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  
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憐於許  
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了翁矣卷中多吾  
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看語亦足以見許子文術有  
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頌屢因方  
孚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終畢急袖之去其秘惜之如此  
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  
也則又大喜中襲高鑄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所可謂好之篤

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因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己有自昔  
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辨才持襖帖於梁皆為人  
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尔此鬻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  
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温韞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拍厚  
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  
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  
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哉於惑矣或者守之  
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哉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  
惟襖序以謫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鍍瓶一碼礎枕一並實以  
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  
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  
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  
奪之誘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  
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襖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  
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  
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  
非脩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  
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鏖鬪極成羈狼入山圍瀚諸歸池秉旌  
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賁烏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魏州木植延州修橋坊解州鹽荊湖茶皆入  
思慮微而麥麩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  
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貴實用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  
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至京  
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  
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僕佞少年則受成雁鷺行而已

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  
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斃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  
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  
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婁  
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疎  
夷簡指富範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實悔叔棺族華  
老而秦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誣  
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

禁而群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  
終不得以勝君子維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  
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平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予嘗謂堂  
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  
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因於為善因於嫉惡因於  
舍生取義烏呼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  
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  
尚觀乃翁求出籍而斬願萬段怒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  
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予同貶况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  
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  
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  
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  
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余詩卷  
于時筆力如雷奮整戶而出如風扶鵬翼而上如河決宣匏子  
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於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授相視  
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  
本畧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  
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



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  
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鳴鶴七月二詩夫子  
不自為詩合五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  
如此乃若人自為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鳴鶴詩  
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之至  
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  
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  
故傳矣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  
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  
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

風旨畧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大冲元遠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隳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强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頽頽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笑但韓詩云濕衣淚滂、坡詩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擁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祇後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公詩云荔枝終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枝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似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龍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搗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廡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諫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耳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播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



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筆一通置之座右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千遣去烏虜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麤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

愈增叢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迺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弘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送人入幕其未至也掣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



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  
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折烏  
虜盛武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其言與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疆諫直節名而  
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  
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曹大父宙字于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  
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動於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  
於王粲矣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  
謂才翁筆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  
錄杜詩者稍裂以為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為君暮耶字法差  
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允  
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總四十  
字疇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  
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稱鉄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  
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  
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特清獻  
守度故有貴部猶命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  
顛仰于酤日推至教信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  
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暮  
之塔京認君暮為兄及當國召子正為農正語不合僅七日去  
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孝子正亦賢矣

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  
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  
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  
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高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  
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  
厭難趨易尔若曰事忙不及真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



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  
夢玉簫錦瑟問者而州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  
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歷去之二  
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  
示余且抄時人題咏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  
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  
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後深以不獲往  
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

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紳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  
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  
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  
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  
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乃密而不復流而  
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  
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未張為紫岩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蕤

應舉時師子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旣未足  
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特唐公名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  
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僅集致之請官  
經硃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後召為學士僅不  
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祇昭立哀政出朱氏  
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  
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昌寧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  
世鮮能自保緇即瓌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

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亨年高為樂  
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  
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不落落久  
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  
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一字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  
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  
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子輩遠  
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  
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  
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列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



藏甲戌蔡文並觀偏旁點畫無毫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  
孝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  
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  
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  
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  
客結宇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  
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慮不減洛  
陽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

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  
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  
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  
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  
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雪想衣裳花想容今雪  
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晚恨字往、飲後口熟手誤尔

跋林竹溪禊帖

此帖與余家所藏新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贗本  
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點石本遠矣此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既三段石本亦為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各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画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画真矣或言伯時画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書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帛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

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画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画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畧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耳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堃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恠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



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終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  
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  
以蘆渡林渡為神哉烏虜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  
家所謂老古錐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足絹作其布置  
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  
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禪人其畫因石  
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  
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

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画不待模寫青山猶啣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  
画家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  
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篋短笠日與醵  
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廐之飛黃行  
綠槐之御路顧珪惜戴厲二画嗜好如此世乃侵余之疆乎昔  
徐師川拜內相于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  
間竹溪他日坐摘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画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画家記載攷之幹仕至太府  
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任主左武衛將軍然  
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  
麗辭行譴監抗之樓后務請獻餉画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  
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  
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奸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  
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画  
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菴乃以幾務餘閒為梅写真

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輝宣仲不及也其繁葩踈蕩幽妍  
芳潔者花光補之後出也嗚呼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  
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人画梅耶公靳寸墨不  
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画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精睛  
童腫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竺即漢  
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鞞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  
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河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  
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



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我服  
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了髻跣行或與群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  
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之國俗皆然不必文  
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  
王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仗或獻珪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  
上鞍其笙簫鼓笛鐃壘牲菓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  
為鴛獸將祀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  
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  
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  
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智觀數日以歸竹溪

###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王太史米南宮同時也謂用徐師川為  
執政以其舊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  
之庭掛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  
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  
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琿愛

### 跋放翁與魯原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  
本房放翁與魯原伯帖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  
藏大父與成公彼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

覆著作即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  
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  
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  
掾原伯孫黠字溫伯為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  
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  
同朝求之後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公初見帖時余纔三十  
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餉余  
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  
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  
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勩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  
有詩哭勩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憐：今  
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  
詔所摩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  
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特  
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又  
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  
月或云季夏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為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  
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



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尔此卷謝  
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今至風字  
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  
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其帖字已屢經臨模固  
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  
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悉顛倒而錯亂之或  
成異域神呪矣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為帖但異  
其什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  
參校或希白雖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歛鐫刻雖工如不  
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

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尔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七行  
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墨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  
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  
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  
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  
者可亂絳汝昂拙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  
按釋文琳比裝背歷一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  
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陳霍先睡蒼頭奴屈兩腕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

前有缺唇瓦瓶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梗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既而唱訓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未而困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岷疆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

席筠籃帛繩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席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筥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繼緜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怨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嘗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經紙得朴集洛人臧逋為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墓表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



牙酸十數胡欬徹骨乾隨着四婁孀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  
翁跋云四婁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  
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婁作詩送朴赴台者  
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勃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  
合衣致恭二胡維一持香合一持呪巾立其後勒至是若矣合  
衣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  
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  
同氣相夷城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画乃夾澄公舊物聊

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閑把寧王玉笛吹者孰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  
乎此背面橫笛三即曲肱而聽幡綽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  
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趙仲白文

嗚呼仲白有馳騁當世之志而欲行輒躡有蕭散出塵之韻而欲隱不遂身居塵市而徒羨泉石家無米鹽而喜談文字年踰四十或挽之仕果觸上官見摺獄吏放詘十年考訂百氏新註冊書自解易繫釋官野史冢書枕記星數之學鑿卜之技鬼神幽蹟虫魚碎細人浩劫以未睹子一覽而默識漢庭諸老惜子中棄或為訟寃或請贖罪羈旅長安薪炊罕繼放浪淮海吟哦不廢近書未乾遠計忽至初傳丹毒又云風痺聞之驚倒彈指



出涕嗚呼悲夫玉樓之文清廟之器昔何辜而挫辱今何譴而  
矢逝豈名盛之作崇抑才高之為累嗟予與子游如昆弟夜讀  
共燈春遊耽樂間與子處子夕不寐跣跌叩齒呼吸導氣金石  
之劑亦頗服餌自言所學甚神而秘忽焉淪謝意者仙蛻疇昔  
樽酒從容言志誅茅卜鄰入林把臂製山人之中得創精舍三  
枕被子長往而不返予獨立而無對詩筒永已柴扉長閉予倡  
孰和予忘孰記子之後事差強人意婦如德懼可以守誼友如  
山公可以託嗣植君門戶立君墓隧余雖才盡可述銘誌寢門  
一慟冀子不寐嗚呼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即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默誦軍國大疑半語  
折衷有為必成所發立中窅觀平生皦如星鳳賢人落々公則  
嚴奉織夫赫々公所嘲弄白頭乘邊值時倥偬聚拾潰失鎮壓  
涇洞奮拳走敵雪涕誓衆思能懷徠智可操控書紙和議羣口  
方闕奏絕大將天顏為動淮淝既捷移守鈇甕未幡甫志白雞  
息夢士止砥柱國朴梁棟嗚呼哀哉愚嘗評公英偉宏縱睥睨  
楚漢越軼晉宋海鯨天馬不可羈鞅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  
所至輒以容從愚性孤直議法讞訟大或苦爭小亦微諷人曰  
乖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坐吟誦悲夫已矣反袂長慟公方  
貴仕不蓄餘俸收姻聚族有無通共越上田廬不過茅葑上聞

公訃下詔給賜庶數墓槨賴以封種愚屏空山瀕于飢凍喪莫  
臨吊葬復阻送緘詞入浙維以抒痛烏呼哀哉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於世公未三十五奇節取顯仕自江湖嶺  
海外至夷虜皆喜道其姓名何其銳也然甫四十而廢數年  
而死又何晚也嗚呼人才實難天之生公若有為矣夫予之以  
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以冀收其柱石棟梁之用今也  
敷榮暢茂於其始摧殘夭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為  
哉嗚呼開禧遣使舉國莫行公馳單馬三涉虜廷嘉定題至諸  
將閉壁公無一兵自請搏賊方其發獨見於群疑之表立孤勇

於衆怯之內孰不聞風聳慕以為天下奇男子也及夫時改事  
定人心一變密者指其疎歛者議其放約者病其侈而公以不  
用死矣蓋大將軍薄賞蘇武漢陽儒議陳湯傳介子微功生事自  
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  
待老壽有才而無命有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  
之所以深悲極痛者士既不遇退而佚於家老於鄉吟嘯於某  
水某丘若竹林蘭亭之遊亦先賢之高趣也今又不然而今而  
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其有用  
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豈非所謂深悲極痛者乎公沒旬  
浹小君偕逝高年之母孺然獨存語之土木猶當流淚況平生



交友之情哉嗚呼昔與公飲常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酌嗚呼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虜掃其衆突然而來君方戍蘄蓋已屬疾扶犁登陴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愈堅了盡敵竭握拳誓天孤城可隳大節不毀朝服罵賊談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寶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武夫粗暴文史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殉義甘如飴蜜國人相弔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棘固中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巡許遠克志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所慳浚於牖下滄、皆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士失砥柱國亡金城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有子天意可見堂、如生歆此菲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遺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履既瘠遂疴尚宿莖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疆手單墻戶聿疾返苦醫庸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叟獲復利止熱去又易浙鑿瘞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於奔表發於作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傳比寶謨謂我兒學於尔我謝不敢君進未止虛空幻成平地突起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吾子今也

後天萬事已矣遺言琅玕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  
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翻水嗚呼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轄門初建諸將震懼檄  
書一出中原響應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濶外叢艱  
梗內闕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矣嗚呼士幸虜弱奮鬚  
裂眦當其鋒銳過之莫止及既哀竭鼓之弗起叫呼者喋虛驕  
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之莫  
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  
者鳩毒也敵國者外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於闕而將帥出

矣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雖歲入滁楚告捷也豐濠堅守也  
蘄黃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興尸授首矣山東之偽守若論魚  
貫面縛矣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攷也若乃置  
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  
何獨於公然哉烏虜初誤泗上未警宣化彼媚公者藉口未已  
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當蒙匪公啟疆歸壘出人享其利  
鉦動輦震公受其詆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救房  
管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援名流而名流  
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惠以市進和聲而助訛者矣不亦可  
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合無以立



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東史筆者書也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  
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晚節浮湛寓里霜顛雪領闔扉隱几我  
未剝啄君尚倒屣別去幾日遠計入耳蒼生之望竟絕於此我  
賤且慙公視猶子豈無忤觸人愠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  
歸哭公僑寄客邸尊師之真弗能具禮有香一鉢酌以澗水公  
如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祭袁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罹黨部而中廢使蕭然而終身視顏  
魯夫何愧迨涉華皓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闡迪於真理亦紆  
發乎譴議蓋陰扶嘿贊莫測其淺深而明辯顯諫尤著其一二

嗚呼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朝之楊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  
時蒙君子之福然後世責賢者之備昔遇於先生也惜逢辰之  
已晚今愚於先生也愴行志之未遂嗚呼哀哉先生於愚素有  
恩意昔叔孫之弟子幸厥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異是當先  
生之光顯不規進而諷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為而喜誦疏傳  
賀老之事嗟思深之難報慚語淡而少味不然則十年之間縱  
跡罕至豈其尊翊於寂寥之時而簡惰於隆盛之際嗚呼先生  
云亡海內短氣聽琅々之如在瞻堂々之永闕蕭薌修阻莫視  
歛窳皦如茲觴將以哀涕嗚呼哀哉

祭李監丞文東

嗚呼歲在丁丑齊魯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中餞公江亭徘徊  
握手曰余莫爭冀子求救公去奚智我留奚痴厥後公言皆如  
著龜歲晚樂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訪逆旅公髮愈白我顏  
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慷慨自爾以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  
舉按公之器識蔡謨右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泐然公豈  
易得酸風吹訃壯夫淚滴公年非夭公位不卑公子甚賢而我  
何悲然公純孝有百歲母怡、色養諄、夜語天道何如使母  
哭見止見謫輿不見萊衣嗚呼人世蓋多缺陷公達此理往矣  
母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嗚呼公忤某人特方盛年因某廢公廟堂之權某貴頃史浮雲  
飛烟公先某死則有歎焉廢公者人死公者天公固達者舍嘆  
入泉曩營西埔蕤識儼然日吉時良歸於新阡嗚呼悲夫往公  
無恙賓客滿堂一客不至公不醕觴今日原頭掛事淒涼送車  
蕭疎悲風白楊公昔非存公今非亡彼則媮矣於公何傷我懷  
平生耿、不忘白髮縞衣哭聲最長嗚呼哀哉

祭方氏表弟文

嗚呼吾念伯姊婦汝季女不映齋裝散如風雨吾謂吾女必敬  
世違冀汝老成身修家肥汝復何為以鳩為餌母慈妻泣汝弗  
改嗜腸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石清良術莫施嗚呼伯姊何罪



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  
當卜窆藏見大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  
逆境臨之覆此觴一汝寧不知烏呼哀哉

祭趙縣丞文

嗚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瘳步武漸輕判押  
亦好醫來診我君將謂告及此再病同列固知欲往候君之居  
房帷中澣入視不可為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在疾賢嗣  
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  
從事縞衣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于九泉烏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靖康虜使之節誼與公論諫之精忠出  
處之大致信前後之相輝亦今古之解儼初權臣之用兵公奉  
使於湖外倘片詞之投合則富貴之立至迥言首事之非甘受  
沮軍之罪迨寧皇之更化公入冠於諫地若少貶以徇時可平  
挹於高位而又堂々伏閣之疏凜々廷英之議寢上弗於廟堂  
後內觸於宮寺及既去而後召遂累辭而不至嗚呼使公之言  
用於開禧之末則生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  
廷享至和嘉祐之治奈何動落々以難合每縹々而高逝此識  
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概未嘗不有感於公行 歲用舍之  
際嗚呼公之退休垂二十襍山林之趣愈深而君親之念不廢

其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邊事之動息朝論之廢置儼端  
居而默思或展轉而不寐雖迹踈勢隔難疾聲而大呼然慮遠  
憂深常太息而長喟逢真主之龍飛首賜環而趨對上側席以  
良久公循墻者數日衣冠之久挂曰筋力之已瘁獨諄之之  
手疏尚慘々乎時事優游而巽入終鯁峭而直遂蓋忠勤懇惻  
抹焚拯溺似溫公之學冲澹峻潔高舉遠引則蜀公之志至於  
抱紳一表奮發踔厲殆房喬征遼之餘論抑子囊城郢之遺意  
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欬歔而流涕烏呼道術裂而人  
材駁學問偏而氣質泥務功利者鏗薄談性命者迂滯卓哉我  
公純粹全脩崇雅道而旁通流略尚理致而不廢文字故能學

貫百家文高一世在朝為爭臣在外為循吏觀公平生英偉弘  
毅意秋霜烈日凜乎不可褻然光風霽月即之而甚易率禮如  
拘臨事如惓執謚如虛持敬如畏發於方寸塞於天地嗚呼衣  
冠禮樂之所宗典刑文獻之所寄社稷生靈之所屬詎長治忽  
之所繫方龜吸而鶴峙忽山頽而星墜嗚呼悲夫我昔狂簡公  
獨賞易每呼以忘年之友欲養為有用之器既磨礪其粗鄙亦  
發藥而昏憤及夫晚節奉詔引類公剡四人我忝一士遺言在  
耳遺書在笥公今已矣拊膺反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之淪  
棄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或殺身穿塚以殉死或踰境越邑而赴  
義今為五斗米之後坐阻一東甬之酌呼天不足以洩哀竭海



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况英爽之不昧烏呼哀哉

祭夔漕王中甫文

嗚呼虜窺宣化黑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笈濟矣羽書蠟彈來如  
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調發處分頃刻  
千紙設艘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也公愈閑暇削脯  
行醴及夫解嚴旌旗送喜公成漢江叙屏田里嶽祠甫期公使  
夔子青袍如故公已龜紫書來訪舊清言豐日昨逢峽舟手題  
牘尾公健我衰痛牽腰趾蜀丹甚靈叩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  
而已公歿歲餘貧缺莫誅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  
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駭理三邊之事目擊身理履人急我  
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為激電逝水烏呼往  
哭立可二孫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有英嗣珠朗玉峙方  
彼二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矣詞淺哀公其歎只嗚  
呼哀哉

亡室祭文

嗚呼君之靜專冲澹傳之於家温涼慈恕得之於天故為女  
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偈與君而周旋北冒  
兵鋒南驚瘴煙灑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難險阻悲憂恐怖余  
不能不動於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追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  
疾痛以君為箴砭余之福急以君為韋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

君之願也三十九而夫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  
異疾縈纏畢詞婉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足攣目見  
君黃泉烏呼痛哉

亡室喪婦祭文

嗚呼傳舍暫殯蕭寺寄菽是二說者未言酸鼻君之介弟與君  
愛子日吉時良護柩還里嗚呼吾妻死別吾子生離悲夫柰何  
天實為之先人歎廬有圖典池君其往哉以需余婦

還里祭亡室文

嗚呼他日我婦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婦室虛  
無人君見苴麻君榻凝塵料檢中笥皆君手蹟按行井臼皆君

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沉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教亦  
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全獨恠夫悍且  
健者之不病又竊覲乎仁且病者雖廢而久全夫何一旦奄隨  
逝川悲夫如君至性世所罕見余之先君之之聖善宰木已拱  
君每追憶必款款而涕漣及乎屬續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  
其憐君之息十有八矣猶執手拭淚不忍訣者得非己其羸  
弱而可憐悲夫人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於  
九泉截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寬余久倦遊從茲歸田願悲  
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歲君之素待子婦而後傳營家山之一  
丘築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歿當尋全穴之盟



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面然後飾中以俟命焉嗚呼  
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為德窟者為材嗟後之人質偏  
器小傑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其垂謂之三言亦曰  
脩辭嗟後之儒外求文理、既茫昧亦文、孰敢堂、北山庶幾  
於全稟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歸於朱氏性命之大事物  
之細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無寸柄為世所宗以德用材無跡  
可議以理貫文不斷而粹華軒非秦陋巷非隳朝野偉人東南  
大儒平生論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

其根鯨掣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溢出人獲一字價重  
金璧臯陶九德孔門四科豈無他人孰如公多者舊凋零賴有  
公在西風吹訃海內悲慨昔先君子與公同盟愚幼無知蟬噪  
蚓鳴流傳達公為啟玉齒每云今世獨步惟子晚畏言語終日  
病痛公書來勸姑飲勿吟永焚筆硯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  
善謔我歸後村公墓墨溪豈無尊鯽道遠莫齋顧瞻暮陵獻諫  
與挽哀雉如新禮則已晚嗚呼哀哉

亡室掩坎祭文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屬疾有寢無寤  
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世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坏

古人有言死則罔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額寬徹天清淚入泉  
寫哀一觴抱痛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稟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頓矯揉而與道合不立  
標的而為物宗寬觀平生出處雍容來如祥麟去如冥鴻祿豈  
必厚位不待穹二頃乏田環堵之宮視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  
顯融造星上之訪落搜岩穴而一空嘗累微而莫致信獨見之  
鮮同昔有兩生今復有公惟進無圖回事業之栖然退有扶持  
名教之功取諸人者甚庶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  
楹之告凶蓋自童至耄制行無玷者學力乏到自病至死持敬

不情者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思我教我慈愛最隆  
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擊蒙浴魯黜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  
屬我悼亡覺公情鍾憫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  
有因徒歎恨於無窮嗟夫賓榻塵凝家豎苔封它日重來空愴  
遺縱舊悲未平新憤填胸不腆茲觴敢告哀悃嗚呼哀哉

祭胡仲芳尚書文

嗚呼挹公風標彥輔叔寶聽公議論與公逸少捉麈談刻燭  
唱誦公非今人晉第一流久掾公府新美世事再長索班裨贊  
國是衆所期公與公自期下卑嚴徐上扳龍夔如何十年春懷  
去國晚惟微還魯未安跡高爵崇秩固無一虧盛心懿識有不



盡施自幼識公今我一老惟公規模我所深曉欲以安請銷弭  
寒氣欲以整暇應酬世紛杯酒非酣幅巾非傲有所陶寫有所  
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京空懷積疑無後細評古人千里素車  
白馬我足如繫我淚如瀉嗚呼哀哉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詎與衆同一代勝流百世清風  
天壤有敵名德無窮悲夫歲之二年一來訪公今日何為編素  
郭東我返自崖公歸於宮九原不隔一念可通嗚呼哀哉

祭陳師浚寺丞文

嗚呼律已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

之慙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  
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桀燧化州邑以庶讓  
訓子弟於家庭聚秀孝於里巷有通體於誠實無一毫之矯妄  
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為宗主學者以為師匠  
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  
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喋國事之莫吐安  
能与兒女呶嗟涕泣於衽席之上嗚呼斯人弘毅志壯嗜道義  
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耆老不邁菜羹晚粟味臞儒之樂  
深衣大帶為後生之唱然猶推之暴而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  
福斯文之將喪其少小親炙平生敬嚮非止涉其藩籬而深造

其函夫理無微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山顛而哲萎將安放  
而方仰陳寢門之薄酌庶魂識而來享於乎哀哉

祭胡伯園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序陵一州魁傑相望前歐後胡骨朽  
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典常並奏墳篋互為  
宮商里人皆曰淡庵不亡三十年間更迭翱翔虎節麟符台  
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嗚呼諸公逢  
辰樂飲滿堂公來何晚鬚髮如霜憂時懇切望古慷慨當世人  
物高下短長氣力所嗟衡尺所量衆不敢援橫身出張上或未  
知極口薦揚天下桃李多出門墻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

開國勢必疆奈何一夕騎箕帝傍嗚呼昔我尚少從公南昌厥  
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溪飛語中傷衆  
競閔予公以身當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晚觸禍概無地退藏公  
語諸公弱羽已瘡高錫有親朱雲素狂幸小寬乏伴謀稻梁汲  
引一念至死不忘嗚呼天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生驚呼熱  
腸在昔先民匍匐赴喪我有鞠淚欲灑帷床紅巾滿山道梗歲  
荒莖以曷日冢於何岡日往月邁尊鯽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  
章負誼辜息心析滌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隕此願或  
償嗚呼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姑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討反袂  
涕流亦固知君委蛇之由嗚呼哀哉昔有二士太白子昂拔起  
詞林虎躍龍翔一斃園土一謫夜郎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  
不為永玉所污而受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戕  
酷哉此寃貫於彼蒼我遣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  
友朋之誼莫施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窆藏嗚呼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嗚呼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  
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縑輕公獨雄渾眉山  
房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了翁公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

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  
見生吾相開閣虛左起迎執筆玉堂開卷迎英三月初吉始畢  
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診疾予寧一身安否一國  
笑顰帝有恩言寬慮嗇神衆願有瘳起而經綸柰何蒼天奪此  
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為將明民有利害誰為  
罷行吾黨之士誰為統盟後來之後誰為作興意者世道消長  
相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於乎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  
行路嗟驚况侍班聯久親儀刑相率一哀心折涕零嗚呼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於乎先生屬疾聞者賈咨工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移書千里  
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  
騎箕在昔范公方古高夔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  
於斯然其謀畫畧已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  
乃去謂天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嗚呼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  
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旒素帷都人相吊公去安之矧二三子



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涓覆此一觴  
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魯知院文

嗚呼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富庶我  
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剝落虛驕踐履真純外無光恠中舍  
至珍擊悅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處縉紳戰戰兢兢便  
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  
相嗔脫屣遺榮舉扇障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雪蒼黔缺望膏澤  
久屯及上親政起公於閩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  
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獺南吠其聲信、授公斧鉞指麾

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隕營壯圖莫伸嗚呼哀哉長樂  
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驎歲行甫周奪三良臣當宁  
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後聞德人  
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中嗚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嗚呼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屨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  
敢去余後學者散無宗主北面他師尊彌忘祖愚抱太玄獨立  
寡與及對便殿頗進狂瞽力量雖微肝肺畢吐皆昔坐陽教詔  
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藁對語有記死者後生可以  
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罪憂莫以來局面日異別去不勇強留

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  
清議將待之厚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嗚呼幻為先生  
門生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紀築室三年  
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定有繫其趾謂之背師  
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  
先生不死嗚呼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聞八年公更倍之閉閣蕭然我已情荒公方  
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上考誅泗閩  
洛之傳在馬下接巽岩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

章莘沿鈎索鈔纂網羅貫穿胸有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  
陌東阡我雖空々大節倡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  
各華顛晚遇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閭廉  
勤不宣議挈網維奮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痺孳議抑僥倖杜  
絕扳緣衆方信々公獨憐々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答成  
功則天去國匆々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典船寄家蕭寺禪  
榻茗烟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來刺袁一春濶踈驛  
堠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仙驚呼失聲腸熱涕漣於手昔在元  
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珥藏家毡庭無官羽室無姝妍原明公  
休未知孰賢昔左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



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馬不兼史筆不侍講筵不為給  
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迭遭逝者莫恨生者自憐他日我  
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惑誰祛有瑕誰鑄迅哉露  
電邈然山川白馬之峰手營吉原梧楸老矣稚竹可掬祖者或  
人素車翩々嗟我不羽安能飛翺覆酒奠芻滴淚入泉嗚呼哀  
哉

祭張欽則都承文

嗚呼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停於學禁亦諫止於  
邊隙名蚤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  
矜武與其少而橫金孰若晚而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

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瘍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  
難詰嗚呼自我來表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楊雄之宅公無一  
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因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酒尊且饒  
召驛我拜予而起賀公深顰而太息曰時事如此我年如此乃  
先賢飾中之時古人祈死之日嗚呼言猶在耳追記歷々或日  
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醉感慨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  
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徐子壽尚書文

於呼早客聞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流涕請侯根立  
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忒晚掾肖闈值建督府取名駁議條畫

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譁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略如  
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滋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維異形骸實同  
肺腑公久顯融裁獨齟齬端平之元微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  
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我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  
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後用收拾直補西風吹訃老懷  
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後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  
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奚為賈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  
謀主欲牲哭公身靡靡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釀古

祭丁元暉給事文

嗚呼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煦沫之相親此掩鼻而  
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籍結果勇冠之舒翹亦鯁論之  
廟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茅蘄日始謀之輕佻恐後患之  
潰裂俄草制於掖垣耻擊悅之為悅寢掖庭之貶封沮戚曉之  
旄鉞暨批勅於銀臺益砥礪於名節奪剽聞其一二非掎掖於  
瑣屑其尤大者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  
登秉忽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况平生之  
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意撲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慮志念之  
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流落於江鄉寢澗踈於京湖覽近書之  
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遽奪於賢哲嗟寶鑑之  
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恟愴泉臺之永訣冀英爽之



來臨款故人之薄醜烏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嗚呼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今天僊誦墮濁冗端平之相勇於  
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疏一  
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著龜相去客逐公從  
婺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憐之欲拯危機更諷迭論去佞  
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火後一封讀者暗之而也鳳兮覽德  
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  
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攷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  
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為公  
書三世論刻汲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  
難擬晚於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  
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  
遺恨交道方媮我則不敢嗚呼哀哉

祭崔相文

嗚呼昔掾儀真公為揚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歲人物  
稀疎吾得二士子莘潛夫厥後子莘以功名顯我方困諫跋蹙  
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  
逐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  
哀婦清獻琴鶴君實重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

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箠食公於相印閉目  
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  
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恨曷時  
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旋馬之廳我有  
東甯薄言陳之公其吐之嗚呼哀哉

祖祭崔相文 同諸司

於乎世所謂貴莫如三公之辭台衮以初服終世所謂富莫如  
萬鍾公却厚祿如糞土因使公復出一時蒙 功公雖不出百  
世聞風尚有偉人莫憂江東公身安否世道吁隆方聚秋英忽  
仆寒松鼇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人此孰不哀恫烏乎高於二

踈潔於兩龔國僑之惠史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  
良將返幽宮某等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嗚呼  
哀哉

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嗚呼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伯及與公交粹然  
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着鞭青雲有徑  
甚捷日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  
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薦口當軸挽留公力請麾其視遠名略不  
鄙夷琛臺弄印壘書就畀見諸訓詞曰汝蓋吏國人景行吾輩  
得朋合并云始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



後會三人昂足訝公不來生聞呼醫屏樂覆杯疾馳至門不可  
為己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天位不為早故鄉差遠行路  
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尚在稚幼顏色哭泣纍然  
如儀為善之報其在此見出明路殊無後論質縞衣寢門三號  
而出於手哀哉

路祭黃市舶元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異他人類不甚惜  
獨於儒者乃若是嗇蘊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大槐如炊黃梁  
賈胡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嗚呼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証上屢易醫公相最晚公力  
孔瘁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與且不說牛李  
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  
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諄啟擬汲汲延納謹論後伸善類  
咸合其辨忠邪與爭是非公每犯嚴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  
公議所退者曰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惟有衮衣不改  
布衾索馬歸第猶闕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  
後薨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畛域截然此夷  
彼惠文靖歿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公於二公彷彿  
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島公空富春泣然三號眇矣

百身空懷那翼莫竭毫髮欲報舊知尚豎晚節嗚呼哀哉

祭顧君五文

嗟、吾子介持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自後齋  
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於館語常日晡坐或夜半  
察子暗室無一欺念君父在前敬義夾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  
不然異時入庶吏傳屬者王命我去子留臺間知子禮羅繼收  
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豎  
子達此理胡為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乘未久  
區、寸祿取之甚微箠、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凜、如在  
卑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不竭情  
歛首足形返樞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重裘心折涕濡  
魂兮不亡歎此束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騫庶幾四十年。問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於神祇  
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昔處以孝今出以慈  
羊石之行弗詎於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蒂穀氣養之  
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粥數匙衝胃勞苦奚恃以支  
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巷相弔失聲賈咨古士德人胡慘若斯  
猶有一幸稍寬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螭  
茅花滿山熱如蒸炊苴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舊屐迨天扶持



自少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歿合睽  
福勝西樓翁仲累、子沒逝矣舊人愈稀存者惟僕與子伯亨  
感今懷昔如何勿悲我有雞絮清以一卮老眼久枯澆然垂淚  
扶憊酌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持此身圭璧外物靴糠高為虞夷次為哲張  
既為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僵小為申白大為禹光  
偉哉夫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遊於鄉其視視廟無異朝堂  
十任廿考數伴汾陽晏子之裘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  
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采剛彼皆倒逆此不耗荒  
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續之頃至言琅、不入禪佛名非老莊  
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不勗遺顏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  
誰繫我足尼其車箱諸子謂我蚤登門墻莖有日矣俾為銘章  
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歎此辦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  
公稍後出以箎和墳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本根  
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言麟莫羈係鳳肯啄吞  
或勸少貶腐鼠嚇鷓法從非貴方面非尊累詔上雍頻疏叩闕  
身不敢私君不可諉本懷止足矧迫耄憊力請得謝冥、萬壽

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徙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欲畫一老僅存  
品其清裁訖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郤原昔士鳴珂公方擁轄  
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譎久伏丘樊  
學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珍瘁情深哀誄詞繁  
空誦離騷安能招魂嗚呼哀哉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權門鋒  
誰其似之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乘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  
奄威之貴袞銳之崇大者廷諍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  
臣無他賜臣有孤忠名如泰山身如斷蓬客有餞者舉手屬公

方之鄒陳又曰任龔公獨感慨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  
乃如客言未諒余衆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  
瘴海之南大江之東觚稜非遠節纛尚雄帝曰公歸潦露颯風  
俾典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儵罹憫凶平生大節忠孝最隆  
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懼不勝表眷然告終  
匪人之亡我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礪少忝交遊晚叨寅恭  
辛丑登高魁結之峰嘗舉別酒澆磊塊曾歸相後先各未衰癯  
續可負轅奴可宿春彼盟未寒此典亦濃聞六月訃為三日輦  
譬履顛矣士曷幘幘譬舟沈矣孰濟不通我有長劍欲挂短松  
久病着床寸步需筇抱此一歎殷憂無慘死者可作吾將誰從



往此束帛敬告哀恫烏呼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並通詩禮  
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頗富見聞間出  
篇什內順尊老外敬友執處衆恂、向學汲、譬如升梯舉武  
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笈婦妻方妊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  
京邑忽苦瘧下肚滑肛澁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勢已  
岌、凶訃遽傳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汝子殆是齏交遊期汝  
朱紫可拾何物恠鬼奪汝之急汝翁喪汝作僚鬱悒雪涕箋天  
求解魔襍夢寐丘園厭若原隰汝婦得雄頭角奮發飛書報汝  
汝翁所葺汝後何為過門不及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仙繼客京城初建宗學  
君於其間麒麟鸞鷲後牧宜春握手悲辛君赴湘南華髮送人  
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今也鵲黑約君襟袂話舊對床  
數日不來聞君背癆亟走視君肯見衣表君於去來胃中凋了  
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如師魯僕漸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  
衣足附身衾亦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梳竿奉君之柩歸于家山

龐公妻子猶隔瘴霧迎擊之責僕敢不助屬有官守祖君江涓  
嗚呼叔愚知耶不知

祭陽仲能文

嗚呼早抱存齋中文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稀一門  
而並近參周朱遠沂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語  
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則辨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  
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詎森嚴之言如迭律令痛快之作若摧  
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逢掖沾丐  
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召加璧  
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識評或云名高見忘實定又疑語直遂許

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  
宰柄士居其間群馬旋濤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煮折鐺肯顧  
墮甌九冠一鬢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蕭雪髯堂屏觴豆庭絕  
筍榜辦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燕喜有僧若硬未嘗之與持不  
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  
者姓舊膺書至肝鬲傾盡首叙契濶末言疾疢上昇君節士聚  
相慶予寧一月小休三經欲使來論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  
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列  
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鑿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証曷不講讀  
曷不諫諍曷不枉下奮筆誅佞曷不摘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



維人無競三良繼職一老不慙先漢庶吏有唐卓行醫士冠冕  
亦國龜鏡屢摧棟桴航失纜石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  
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躬  
君倘來聽嗚呼哀哉

祭都官元文

二祖二父迭奏墳笈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先生而相依  
小兒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慧我鈍兄勤我媿  
亦既分宦分巢析炊其間歲月儉合忽睽我逢瑞平兄遇嘉熙  
皆掾紫樞皆郎粉闈我坐狂瞽晨招莫麾兄益嚮用奉使右畿  
性不忤物仕方逢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願戀母慈

兄與居厚適先得歸我亦寢召昂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崇禔  
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馬  
薦口方開諱聞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學財穀  
不知兄位戎幕蹈險土奇幹無為有師，不飢縣譜尤高百年  
之思刀筆平視蘇緯穆之鞭笞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與宜主  
計司暫畀一節遂闕七暮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  
自持婚嫁俱畢伏膺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痺架設圖書案陳  
鼎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身懷  
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蜕道頃失冢子薛婦生離近表丘嫂蕭然  
房帷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賚咨追記疇昔竹馬

互騎安知哀暮原鶴折飛廣陵之操遂絕於茲洛社之遊無後  
後期欲往哭无使事繫維往此辨香瀾汎涕淚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嗚呼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晉董天年  
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電掃伯始輩人寧不  
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揭兩曜計雖危鬼功則存  
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  
悄故聞誰武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醪嗚呼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稍光顯  
季父尤賢審思明辨近參朱張上訴鄒充遠古以來聖經賢傳  
粗精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奧訛舛自幼酷嗜至袍靡倦  
依山結茅鄰不覩面瘦筇登覽深衣間燕洞、屬、兢、戰、  
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參以己見修諸家庭化於鄉縣  
天錫高齡為諸老歿方伯之聘庶使之薦謝公掩鼻良恐不免  
猿鶴有約羔雁無羨曷不懇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閩洛格言



深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堂、季文真知實踐前修典刑  
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招徠矧肯拔援固不能貴  
秦不能賤老死布帛涕唾軒冕晚見冢子脫吏部選百乘未迎  
兩楹忽真謂神益謔謂天福善胡為奇禍併奪罷固行道之人  
莫不涕泣愚幻顛蒙季父訓勉久撰杖屨亦侍筆研欲追高致  
自歎駕寒每聞精論常愧粗淺歲晚竹林妄希小阮放逐來歸  
音容已遠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二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髣髴至勝衣冠燈火共親壘壘剖餐  
止則耽棲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頑以才思言子贍我慳

去而宦遊子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  
子如美璞了無瑕瘕嘗再立朝不善刺鑽洎三興州勤拊凋殘  
邦人愛之若寵與寬互市之清聞於夷蠻屬者改紀起部握蘭  
俄後借留樹彼惛鯨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修阻得書絕艱  
聞有奇疾客贖理問不以告我拜疏乞開手書入京我吞呂環  
携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歸觀慈顏湯熨稍瘳徜徉于盤  
表復縮戎迎吏叩閤自言病起舉步踟蹰茅山福地木天清班  
以榮戲綵以旌考繁我屢約子宦情已闌山林之樂水菽之歡  
豈非鍾鼎賢於瓢簞及茲謹遜謂言檀栾歸路得訃皆血未乾  
魏國九秩尼髮亦班門戶寂莫婦兒弱孱子為往我掉臂不還

法書傳披素琴罷彈岳石誰磨名画誰看獨餘詩卷留手自刪  
摩事瑀鑄亦無悅肇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  
生前之榮一節兩轄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舍不興新廬未完  
遺言琅玕聞者悲酸在髮鍾情忍聞闔棺鶴原孔懷相與哭菽  
不瞑子目幾裂我肝覆此卮酒掩袂沈瀾嗚呼哀哉

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後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惟一夕之  
暫聚遂臥床而各語屢更僕而續炬既剝落於驕榮亦寃其而  
歸趣歎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車輻輳而忍發馬蹇跼而  
迴顧謂衣錦以趨庭迺苴麻而陟岵味書辭之悲哽述創痛之

深鉅練吉日而撤菽微鄙文而銘墓子銜卹而端居余觸譴而  
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嫡傳起群從而  
獨步少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孤態皆辟易禿千兔猶  
鬱怒果得受於名湯寢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新發意于  
陳腐實士林之挺出矧吏幹之尤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免於  
民譽奈何伴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痾氣上拂乎雲霄命卷隨于  
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挾其逸才致時運之多暗抑窺覩於天巧  
惟造物而亦妒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券而授付意久整之必奮  
曷長寐而無寤情本初于倫紀况事閔于門戶莫致詰于杳冥  
但可諱諸氣數痛莫痛于季父之未寔哀莫哀于四孤之失哺



胡不留子表瀧岡之阡畢尚平之娶胡不待我為烏衣之游廢  
惠連三句悲零落之雁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從母陳恭人文

嗚呼靈初來歸夫家苦貧啜菽盡歡舉業如賓夫維策名齋志  
莫伸巢毀子幼行路悲辛靈方盛年禮法足循敗屋一間寂莫  
之濱足不踐閭聲不出鄰持家斬一誨子諄一瘠田墾藝故衣  
緝紉節高月旦誠動蒼旻果食其報雙桂一椿季也宦達列鼎  
養親命版板輿所至行春垂登九秩雪髯在身曷不百齡焉諾  
鳳綸靈昔之往歎豔縉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行卓行千古  
不泯懿臂而誓凝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之倫宜述彤史宜勒

堅紙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耆舊如星向晨相率縞素薦鯽  
與尊嗚呼哀哉

祭寒齋文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出宇宙橫絕古今我獨憂君往而不返  
六丁力盡尺寸莫挽卷無車轍門長蒿蓬君忻然曰吾老是中  
花香鳥鳴風朝月夕曠言携幼亦或命客庭中垂棗誼不苟貪  
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交章九重及席君顧頓首辭以羸疾  
視蔭怛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續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聃之學  
以身為幻以域為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問夕死竟後是誰  
人之生世如夢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為涕出如傾

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二疎四皓閨中尤賢陶母龐嫂  
退而就官接君雁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允此諸人今皆安在  
我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內相私議易名近聞方伯抗疏追榮  
婦謚康子友捐貞曜靡頓有司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  
今其逝矣証必顧歎桑榆之年畏別親友况也永訣舉此卮酒  
嗚呼哀哉

祭方德潤寶學文

嗚呼蔣彈四人元魁我亞次及臞翁請誅無赦而不誅恩出  
陛下元解筆索我奪民社謂元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  
在先我既蓬飄元亦株連元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

共拯居亡幾何迭起持節節揆恭我再召再輟我專一聲元帥  
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望傾擠獨對保全我後駕輶朝方  
改絃晚面清光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  
嶺海昔猶盛壯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翁言稍切天為  
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鎮於西山心竊喜先生入  
玉關夫何滯留嚴裝未發恠鵬禍賈妖星隕葛得非霧縈無乃  
炎熱縉紳相弔蒼黔望絕符請而後賢少國空擊世道者道鄉  
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為南董發揮遺忠元處友朋恟  
謹抑終日默然欲語面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器乏缺壁考和  
玉天嗟、斯人今也則止胡不旃屢胡不廟堂胡不錦婦壽考



徬徨揮金於宗鈞游於鄉我自童蒙則奉親友同學青衿分路  
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况聞我謀必舉我酒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瑾塞北戶汝何為哉魂車  
祖馬捨此先序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汝待老汝先汝弟賴  
汝元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掉臂長逝累不返顧六親之人  
相與悲哀慟絕號呼汝而不聞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  
悲哀慟絕號呼者雖欲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  
哉汝數有畫我哀無極聚族送汝出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失鍾爰之子固已無腸可射無淚可滴矣  
矧臨窆穿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後於土猶行者之至於家也西  
山之麓汝所游憩汝安歸之以蕃汝繼嗚呼哀哉

祭王實之少鄉文

於乎數千百年生此奇嶽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學苟狗  
暫設俄而空、未叩先竭况如鉅野衆流蓄泄又如良賈百貨  
陳列時人之文才力憂、机杼軋、邊幅短之况筆一揮龍騰  
騷掣若不經思辨慮條達望古慨慷傷時憤切延和之疏玉堂  
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著感發單詞半  
簡亦足藏名山而俟來哲獨窈恠夫昔之生才也為衆論所親

附所崇獎今之生才也受一世所矚忌所挫折去國五閩入館  
數月衝困拂亂跋扈躡絳灌害賈靳蘭諛屈精華落盡僅存  
氣骨尚不少假化為異物嗚呼使兄進用而補袞闕安昌之劔  
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褐後生資其匠斧儉人  
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逢掖之士所以空巷而祖送金石  
之友所以反袂而慟絕嗟夫天耶人耶為此酷烈以理推之不  
得其說豈萬類因其凌暴草木惡其挑抉伸達輩方幸孔明之  
死之間等不堪審言之歷要之千萬世而下矚忌者挫折者喙  
已籍骨已朽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孰優劣  
嗚呼兄昔為端平相君而來坐端平相君而斥迨君軸之再秉

益弓旌之屢迫兄愀然曰預其憂者不必預其樂因乎處者不  
必因乎出訝記瞻之逡巡加臧氏之破鬲以文忠正獻之火光  
不能援守道子美之二客豈獨今哉其來自昔云訃初傳主相  
嗟惜汲黯劉向西都遺直不躋大用止皆鄉秩兄官似之亦其  
流匹嗟我於兄少相親昵師門同升朝路偕黜劇談共燈後游  
耽履介以鈇菴樂哉三益庵歸不夸勸官而卒兩翁相對情味  
蕭瑟我嬰沉痾兄有憂色饋藥裹飴三顧蓬華曾未數日聞兄  
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箆莫視衾含莫執紼嬰東翁後至數易  
旬浹含毫諫兄苦語衰颯嗚乎哀哉



嗚呼季世諱言上下恬熙進而用世惟默最宜偷風既成直道  
遂衰伏馬息鳴寒蟬罷嘶端平履畝衆皆依違君首奏記摺擊  
其非嘉熙易相或獻頌詩君後袖疏指陳其私淳祐兵財各有  
典司或問于相謝曰不知君方遠使拜疏驛馳欲拯時弊違恤  
身危浙左建牙江右褰帷雪屬吏誣抗御史威解汚吏印奪威  
里麾兀此大節尤為崑奇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喪所守翁、  
和隨邪楊反覆王呂合難遺臭萬代取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  
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臺即徵堅卧固辭上歎其高出節  
近畿壯圖盛心百未一施古有神膏今無瘍鑿嗚呼斯人僅止  
於斯自我交君將二十期俱事文忠同為軍諮善每心服過必

面規相約早退享黃髮期君今已矣孰知我悲平生取友晚星  
就稀先奪德潤次失質之俄又哭君後凋者誰寧：厚、修短  
孰尸孰鄙而壽孰哲而萎豈今獨然自古如茲欲視君寔病起  
尚羸往此東粵長慟累歎於乎哀哉

祭杜子昕尚書文

嗚呼自夷狄亂華南北分裂而畏虜二字遂為士大夫膏肓骨  
髓之病石勒長驅晉公卿皆為俘虜王衍懼而勸進于時豪傑  
之士奮然以勒為不足畏而敢與之抗者祖逖劉琨而已女直  
初起李業首張大其登山如虎入水如蛟之勢以祖國人雖二  
種不能戰劉韜張孝純不能守于時疆場之臣奮然以女直為

不足畏而敢與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  
功名事業可追儼此四賢者公其人焉蒙鞋暴邊蜀漢淮之名  
城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矣公為天子守豐守戶虜歲  
未攻公歲一登陴久或數月近亦累旬矢石交發飛鳥不通人  
謂危在旦夕公徇于衆效死毋去耻以其身獨免卒之興城俱  
全視祖於譙劉於并宗於沛陳於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  
然澤臞射不穿扎勇不換輶徒以肝胆輪囷忠義奮發挺孤身  
於百萬虎狼之中意定神閑夷然無懼此固併蓋察罕之所不  
能犯移棘楚材玉楫之所不能誑衝楛之所不能攻攢砲之所  
不能害也昔庶頗一飮數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見於垂  
沒公甫七袞筋力未衰解凌烟之冠劍訪故鄉之釣遊及示微  
疾盡空諸有賑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人之大  
變而公處之雍容閑暇如此不亦偉然大丈夫也哉僕幼細交  
今亦頭白公書未答公訃已傳追懷平生感慨世道國感如此  
虜暴如此曷不留公以係人望辦耆耄道遠禮輜公嗜余文  
必歎此誄嗚呼哀哉

魏國大殮祭文

嗚呼昔我先君早棄諸孤其眇然卑官仲叔未仕孝方七歲緒  
業重貲產薄門戶嘗微矣吾母以孝謹訓子以苦淡持家儉而  
儉者起蠱者歸弁而笄者婚嫁卑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



內外孫曾孫拜起堂下者數十人晚見其使粵使楚使閩仲守  
樵守潮守泉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後盛矣而吾母家法益孝謹  
益苦淡不改其度蓋一世之所共羨者曰壽曰貴吾母得年八  
十有八可以言壽矣開湯沐郡者再國者四可以言貴矣然吾  
母未嘗一日有舒泰之心欣豫之色每安乎一簞半菽之簡易  
寧計夫五鼎三釜之豐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得至言妙義于  
揮容視身等夢幻之境以家為旅泊之宅豈暫來於震且竟返  
歸于堯率其所以游戲人間稍久者良以慈愛之情鍾于孫之  
緣重有不容釋推母之心思母之德維百口之皆飽暖恐一維  
之失卵翼自哭仲氏遂減眠食疾棘夢仲恍如平昔願復一念

終不厭數某等六十餘年團團侍膝一朝酷罰萬古永隔音不  
復聞容靡再覩此身有盡此冤罔極嗚呼哀哉

魏國祖奠祭文

嗚呼吾母年垂九秩婺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今安在哉  
桑蔭屢徙棄此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寢門子孫問安夜深  
擁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榻矣嗟鳴四壁矣高堂化為聖  
室斑衣化為衰絰笑語化為哭泣魚軒象服為化魂車祖馬鳴  
呼窮天下之悲極人世之慘有甚於此者乎六親寬譬之言四  
方吊唁之書類日若等事母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惟其事母  
之日長故喪母之痛鉅念母之腸裂哭母之淚盡而繼之以血

也城南之阡天相陰陽日吉時良將即窆窀合門攀號蒼天罔  
極

魏國掩坎祭文

嗚呼先君之沒三十六暮拊我誨我賴有母慈母沒逝矣維生  
奚為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頃臾之息奉窆窀之事者  
蓋念付授之甚重懼緒業之寢微三月而葬古今行之乃命卜  
人乃訊墓師兼合祔之禮稽冢之詩啟主堂之如新瞻窀木  
之合園維小子僅乏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  
之逾邀憶話言之可師尚昆雲之庇壺庶門戶之扶持

曜軒掩坎祭文

嗚呼兄歿僕有垂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  
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相徒寢苦而內訟憶談諧之  
如生恍精爽之入夢猥承掌珠之戒見托名筆之重無希文永  
叔之力量何以發曼卿子美之豪縱然于足而有新則朋友之  
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屬佳城之襄奉陳生舅之不映空窆木而  
長慟烏乎哀哉

代祭故相文

公相兩朝廿有六年匪日人謀有數存焉在昔忠定扶龍飛天  
得君如公不如公專俄而乞身動或掣肘得政如公不如公久  
公之遇合開闢未有冠絕諸公亦過厥考秀眉玉色蟬冕袞衣



維嬰美疾尚決繁檄帝欲拜公魏公太師公懼滿盈頓首牢辭  
援三之勞圖回之策士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噴  
我猶慨然追感疇昔生殺予奪在公手中我於國論安敢不同  
詩刺背憎書戒面從衆為一談獨守孤忠諫官御史章奏滿袖  
日非竄投無以懲後弗置嶺海俾安猷畝天子聖明相君忠厚  
歲晚起廢思怨掃空我愧高平公似呂公屬時多虞聞公告終  
不腆束帛尚鑿微表

哀詞

秦伯舉哀詞少作

建康男子秦綱余丙寅歲始識之于西湖時朝廷議北伐一日

除三宣撫使諸戎帥皆遙制河南北山東西全盛時故疆領其  
節度克日進攻綱固喜功名用其策于長安貴人皆莫省既而  
師出無功三宣撫俱罷詔出樞臣督視京口余里人方侯信孺  
被選使虜帳議和辟綱偕行比三往返侯坐吏議請臨江綱送  
侯出涕居鬱、不樂明年柳吉賊竊嘯聲撼嶺外詔起侯守曲  
江會合討捕綱曰壯士時不可失徒步往謂時赤水崗賊散白  
旗踰嶺侯曰是軼入吾境不可縱分帳下兵以綱將之募土豪  
鄉導披溪谷窮巢穴綱入益深所將士多亡去賊格開轉苦綱  
死之計至侯哭之野綱為人短悍有胆氣飲啗與人常游邊多  
與退校故將游對客語今古成敗指閔塞虛實歷、可聽憶余

客都城大風雪卧邸中綱夜踐雪邀余買酒贈鯽酒酣出其詩  
與文皆悲健豪語顧寢榻上敗絮一襲書一卷取視之興地志  
也噫綱死矣余性懦愛綱之豪且果有病其銳也又患夫偷生  
者之多也又哀夫綱之以布衣而死也且寇興以來廟堂因籌  
慮大農窘供億居討賊之任能礪鋒穎與賊角一戰者未聞也  
况死節乎乃為哀詞以弔綱或曰綱有母在而輕死聶政所不  
悉為也余曰不然彼韓相使累罪得罪於天下者政乃以其親  
之遺體快他人之私仇此名教之所宜絕也尚賊之罪通天夫  
豈獨欲得而膠之惟綱之母固將甘心焉張湯死母不哭吾意  
綱母子亦然客有自曲江來者方言侯祠綱於佛寺因書以寄

侯使刻之祠中綱字伯舉死時年四十餘其詞曰 余憫士之  
偷兮吁嗟乎悲哉持婉妻為身梯兮指猶介為禍媒質魁然而  
美好兮中惴怯如婦孩嗟夫君兮何慨慷氣尤銳兮力孔剛倚  
長劍兮撫八荒彼肉食者出而專征兮亦入而訐謨談一塵之  
警兮駭鳥鼠之奔呼臣節棄如遺兮或思豪夫垢汚嗟夫君兮  
生羈窮短褐穿兮食不克孰激而死兮義之從度嶺裁：兮下  
有江桡柳蔽天兮號哀急之濤瀧雲蜚雨兮瘞玉其邦跨脩  
鯨而翳鵠兮遊汙漫與空磴烏乎世以敗為辱兮成為榮君以  
義為重兮生為輕陳哀詩兮裸薦乘迴風兮送迎





